

贺享雍 / 著

留守

LIU SHOU

泪
与
笑
的
关
怀

我们走得很快
是否应该驻足片刻
读一读这部小说
看一看他们的眼睛
一面等待跟不上我们步伐的灵魂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LIU SHOU

留守

贺享雍 / 著

I247.5
HXY2.2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守/贺享雍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411-2665-9

I. 留… II. 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9042 号

留 守

LIU SHOU

贺享雍 著

责任编辑	何 炜 唐 婧
封面设计	周 明
版式设计	黄小骏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责任印制	晋 冰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5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55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665-9
定 价	20.00 元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序 语

爷爷老了。“花花”老了。村庄老了。

21 世纪，中国，乡村，面对迥异于过去百年、千年的时代潮，一个交织着艰辛与希望、苦涩与甘甜的新名词诞生了：留守族。

根留何处？心守何方？也许漂泊在远天的浮云间，也许根植于故园的泥土中，但更也许，最终只流动在我们的血脉中。

沧桑大树，根系尚在，有阳光，有雨露，新枝新芽仍会蓬勃生长。

——林文询

爸爸妈妈出去打工那天早晨，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灰蒙蒙的天空、湿漉漉的露水和不温不火的太阳。爸爸妈妈说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可凉风还是为寻找温暖而直往人脸上和怀里扑。不过也有不同的，那就是才过了年，到处都还弥漫着炮仗炸过后喜洋洋的硫磺味儿和从家家窗户里飘溢出的腊肉余香。

那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妈妈背着一只大帆布背包，爸爸挑着两只鼓鼓囊囊的尼龙口袋。他们一边朝床上的我看，一边踮着脚尖一步一步地往外挪，生怕弄出一点声响，做贼似的。他们根本没料到我是在装睡，更想不到我会跳下床来，出其不意地抱住了妈妈的大腿。

我以为我很聪明，以为这样就可以拦住他们。可没有想到大人永远都比小孩聪明。妈妈还没有等我哭出声来，就像早准备好了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钱，对我说：“去，叫奶奶带你去成忠叔那里买‘旺旺’饼！”我一下就被瓦解了意志，成了



金钱的奴隶。我高兴地接过了妈妈手里的钱，就往外面跑去了。妈妈在后面喊道：“扬扬，小心点，要听奶奶的话，啊！”又说，“扬扬，你的头发长了，下次罗爷爷来了，一定要把头剃了，啊！”我只顾着去成忠叔那里买“旺旺”雪饼，连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塞和颤抖，都没有听出来。

我随奶奶来到成忠叔的小店里，眼睛骨碌碌地在货架上的糖罐上转着，成忠叔摸了一下我的头，转过身去，从那个大口的玻璃瓶子里取出两个薄薄的雪饼，递到我手里。我接过饼子，转身想走，成忠叔又把我叫住了，把那一块钱也还给我，说：“这个也拿回去！”

我想也没想，把钱接了过来。我知道成忠叔为什么白给我饼子吃：他喜欢我的小姨。他初中毕业不久和我小姨一起出去打工，吃住都在一个厂里。后来世泉爷爷瘫痪了，成忠叔只好回家一边种地一边照顾世泉爷爷，为补贴一点家用，才开了这个小店。我小姨每年都要回家，一回来就往我们家跑。小姨只要一到我们家，成忠叔有事没事都要到我们家来几趟，小姨那几天也会像掉了魂似的。去年我们家修房，正碰上小姨她们厂里缺货放假，小姨就回来了。小姨在我们家住了多少天，成忠叔也就到我们家帮了多少天的忙。爸爸在医院动手术时，小姨去看他，成忠叔也和她一起，还帮小姨拎水果。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我知道成忠叔喜欢我的小姨，所以他也喜欢我。

我转过身，正要朝外面跑去，奶奶又抓住了我，说：“你这娃儿真不懂事，还不说声谢谢！”

我想是该说“谢谢”，就转过身，对成忠叔说了一声谢谢。成忠叔又摸了摸我的头，说：“扬扬的头发这么长了，该理了！”

我说：“妈妈刚才也这么说！”

成忠叔说：“就是，下次剃头佬来了，可不要躲了哟！”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说：“不，我不理头发！”

说着，我真怕奶奶又要拉着我去洗头似的，挣脱她的手，撒腿就往外面跑去。奶奶想来抓但没有抓住，急得她在后面直

喊：“扬扬你站住！你要到哪儿去？我跟你说，你爸爸妈妈已经走了，你跟我回爷爷奶奶家去！”

我一听这话，头脑“轰”地一声，马上站了下来。这时我才有些明白了。可是我还不相信，没等奶奶赶上来，我又撒腿跑了起来。我跑过了老房子，跑过了石拱桥，跑到了家门前。果然，家里再也没有了爸爸妈妈的身影，一把大铁锁挂在大门上，冰冷地看着我。我明白上当了，妈妈骗了我，妈妈甩下我了！我呆了一会，突然像是受了伤一样，“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我疯了一样沿着公路跑，又从公路跑回到老院子里，在那些废墟似的墙壁和柱子间穿来穿去，一边抹着鼻涕、眼泪，一边用嘶哑的声音哭着叫着。

我那时真是蠢到家了，以为只要自己用力哭，就能像往常一样，把爸爸妈妈从地里唤回来！

2

去年收了稻谷，我们家在对面靠近公路的新垮修了房子。原来计划也像大爷和其他人家一样，修一座两层的小楼。才可盖到一半，爸爸突然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送到县城医院一检查，说是胆囊炎，要立即动手术。手术加住院得一万多块钱。爸爸妈妈为建房，不但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不少账。可再没钱也得救爸爸的命呀！爷爷和妈妈一商量，决定回来卖家里剩下的砖瓦、木料和钢材。偏偏人家踩着我们需要钱用的痛处，把价钱压得很低，结果那些材料全卖了，钱还不够，爷爷又帮我们四处借了一些。爸爸的医疗费凑齐了，但我们家的房子至今还是一座“烂尾工程”。

爸爸身体恢复后，就决定和妈妈一起出去打工。过去，只要我一调皮，爸爸妈妈就吓唬我说：“再不听话，我们就出去打



工了！”我非常害怕他们出去打工。他们出去了，我就不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一天——那时我们的房子还没修——三爷爷的一个城里亲戚带着小孩子到他家来，那个小朋友有只放在地上会摇摇摆摆走的小鸭子。我回来也闹着要妈妈给我买。妈妈就吓唬我说：“我们家里没钱，等爸爸妈妈出去打工挣了钱，再给你买！”我马上不敢要了。我宁可不要玩具，也不愿失去爸爸妈妈。但这次，不管我怎么害怕，爸爸妈妈都像是铁下心了的样子。他们四处写信联系，终于落实了打工的地方——北京。

“那是个很了不起的地方，是祖国的心脏呀！”爸爸接到舅舅的信后，为能到北京打工而感到十分自豪。他扬起信对妈妈说，“我们从小就想看看天安门是什么样子，现在终于可以实现这个伟大的愿望了！”

我舅舅舅妈两年前就到北京打工去了。舅舅在一个水果市场卖水果，舅妈在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工。这次舅舅给爸爸找的工作是和他一起卖水果，等爸爸有经验了以后再单独卖。给妈妈找的工作是扫马路。确切地说，妈妈的工作是舅妈找的。舅妈在那家保洁公司干得很好，她舍得吃苦，所以公司的老板很喜欢她。他们公司没位子安人了，但舅妈一说，那个老板很乐意帮忙，就把她介绍给了一家环保公司。

“扫马路是凌晨四点上班，早上八点就下班了。下午六点上
班，十点下班。虽然苦一点，但工资固定。中间也还有好几个钟头，你还可以出去做钟点工，多挣点钱！”舅舅在信里这样对妈妈说，好像妈妈会嫌这工作不好，所以他要把思想工作做到前面。

其实，这个工作正中妈妈下怀。“不就是起得早、睡得晚点吗？在家里，哪天不是起早睡晚？何况还能多挣点钱呢！”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让他们的高兴劲很快过去了：怎样安置我和妹妹？妈妈让爸爸去对爷爷奶奶说。爸爸去的时候很有信心，回来时却拉着脸。

“回去和你妈商量一下吧！”隔了半天，爸爸才像牙痛似的，

很艰难地吐出这句话。

妈妈顿时生气了，冲爸爸大声喊道：“凭什么要我回去跟我妈说？他们姓刘还是姓孙？嫁出来的女，泼出来的水，她凭什么要给你们刘家带娃儿？”然后又说，“你不是不知道，我妈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她又要种地又要带露露，还能给你带孩子？她忙得过来吗？”

爸爸看了妈妈一眼，眼睛像要爆出来的样子，额头上青筋一跳一跳。我害怕爸爸发火，爸爸一发火就要摔东西，就要骂妈妈。我虽然才六岁，但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争吵。我嘴上说不出来，心里却忽然感到自己成了这世界上多余的人了。像家里那只小狗狗，它妈妈生下它不久，就被人用毒药毒死，拿去炖着吃了，剩下它在屋子里“嗷嗷”地叫着四处爬，妈妈用米汤喂了它两天，可最后还是死了。我一想到自己的命运就会像那只小狗狗一样，就突然“哇”地一声大哭了。

爸爸妈妈见我哭了，就住了嘴。爸爸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妈妈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让我坐在她的腿上。她正准备给我擦眼泪，一旁玩耍的妹妹跑过来，一边推我一边说：“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妹妹才三岁，是个小傻瓜。不管爸爸妈妈心里有多么着急，她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和我争妈妈。没有妹妹时，妈妈的怀抱是我一个人享有的特权。可自从有了妹妹以后，我的这份特权就被妹妹占了。只要我一去抱着妈妈，她就会跑过来推我。而妈妈也偏着妹妹，拍着我的头说：“去去，一边玩去，妹妹小，你要让妹妹！”说着会把妹妹抱起来，把我冷落在一边。可今天，妈妈没把我从她的大腿上放下来，而是用另一只手抱起妹妹。妈妈格外的施恩马上止住了我的眼泪，我心里更舍不得离开妈妈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出去打工，好吗？你们一出去打工，就没人要我们了。”

妈妈看了我一会儿，擦了擦我脸上的泪痕，然后把我們抱拢，低下头，用脸摩擦了我们的脸一会，才抬起头对我说：“扬扬放心，会有人要你们的！你们在家里可要听话，等爸爸妈妈



挣了钱，回来时，就给你们买很多‘旺旺’雪饼、棒棒糖……”

一听说有这么多好吃的，刚才的伤心顿时烟消云散，我一下子从妈妈大腿上跳了下来，就往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喊：“妈妈要给我买‘旺旺’雪饼了！”妹妹见我跑，也跳下妈妈的大腿，“哇哇”地叫着跟在我屁股后面。

3

不管妈妈怎么顶撞爸爸，过了几天，妈妈还是在新年即将来临的祥和气氛中回外婆家去了。回来时，妈妈脸上就挂上了和过年气氛相符的一派喜色。

晚上，妈妈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饭，请爷爷奶奶过来吃饭。自从爷爷奶奶拒绝接收我们以后，妈妈见了他们，总是沉着一张脸，也不和他们说话，像和他们有仇似的。可今天晚上，妈妈却要请爷爷奶奶吃饭，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

妈妈让爸爸去请爷爷奶奶，奶奶没说什么，可爷爷却梗着脖子不来，说：“我不吃哪个的受气饭，我自己有吃的！”

爸爸被噎住了，不知该怎样说好。妈妈一看爸爸垂头丧气的样子，就数落起他来：“自己的爹娘都请不来，还有什么出息？”说着，妈妈解下围裙，掸了掸身上的灰，接着对爸爸吩咐说：“你把菜淘出来，等我回来炒！”说着，妈妈拉着我就到爷爷奶奶家去了。走到路上，妈妈对我叮嘱说：“扬扬，爷爷如果还不来，你就爬到他身上去，对他说：爷爷，你不要生气嘛，妈妈知道自己错了！要是爷爷再不来，你就拉他！要是拉他也不来，你就哭，反正一定要把他们请来！听见没有？”

我点了点头。

爷爷坐在椅子上抽烟，烟圈儿在他的头顶打着旋儿飘。一

看见我和妈妈，就把头别过去，从嘴里取出烟杆，对奶奶大声说：“还不快去煮饭，挨杀场呀！”

“还做什么呀，我们把饭都做好了！”妈妈急忙笑吟吟地说。

爷爷还是没看妈妈，在椅子腿上磕掉烟灰，站起来就要走。妈妈马上捅了我一下。我明白妈妈的意思，急忙跑过去抱住了爷爷的大腿，对他说：“爷爷，你不要生气了，妈妈知道自己错了！”

我的话一说完，爷爷下巴上的胡子就抖了起来，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了那里。我乘机撒起娇来，说：“爷爷，你抱我！”爷爷把手放到我的头上，看着我愣了一会，就重新坐在了椅子上，我马上就爬到了他的大腿上。

这时奶奶说话了。奶奶说：“老三家的，这么早团什么年嘛？”

妈妈马上说：“妈，看你说的，又不是外人，一定要等腊月三十才能在一起吃饭？”又对爷爷说：“爹，你是老人，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你就别跟我们这些做后人的一般见识嘛！前几天我不懂事，是给了你脸色看，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当媳妇的一回，不就行了吗？一家人难道还要把气生到棺材里去？我煮都煮起了，你们不来吃，不是浪费了？”

我在爷爷的怀里轻轻捻着他的胡子，爷爷俯下身子，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大腿轻轻地晃着，没说什么话。可奶奶说话了：“老三家的，你忙，先回去吧！勇娃儿在写作业，芳芳在睡觉，等芳芳醒来了，我们就过来！”

妈妈高兴了，说：“爹，妈，那你们可要快点！”说完又对我说：“扬扬，你留在这儿等爷爷奶奶，妈先走了！”

后来，我问爷爷那天晚上吃过饭后，妈妈对他和奶奶说了些什么。爷爷让我坐在他的大腿上，说：“说什么？甜言蜜语呗！哄我们高兴呗！知道那天晚上你妈妈为什么请客吗？你妈



回去找你外婆，想把你两兄妹都交给她，可你外婆死活也不答应。说她带了一代还要带二代，你妈是想把她累死！你妈死皮赖脸，后来你外婆心软了，答应只带一个，她同意带玲玲，你知道外婆为什么愿意带玲玲吗？”

“不知道。”

“因为玲玲和你表妹露露年纪差不多，又是女孩，不像男孩那样调皮，知道了吗？”

“知道了，爷爷！”

“你知道个屁！”爷爷说，“你妈总得把你交到一个地方呀！除了交到我们这里，她还能把你交给谁？你妈呀，那天晚上设的是鸿门宴，是来巴结我和你奶奶的呢！狗日的，想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来软化我们呢！”

“不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来软化你，我不信你就真的不要扬扬！这算是好的，像人家那些出去打工的父母，把娃儿往家里一丢就走了，你老家伙带也得带，不带也得带！”奶奶从灶房里出来，抢白着爷爷说。

爷爷就闭着嘴不说话了，眼睛看着远处，像是陷入了沉思，手反复摸着我的头，好像我的头是一只好玩的皮球，然后说：“也真是，我怎么会不要扬扬呢！”

那天，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废墟似的老院子里跑着哭着，后来，我撞在了一个软绵绵的身子上，接着我就被抱住了。那身子十分温暖，散发着芳香，和我妈妈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一样。我抬起头一看，原来是我大爷的女儿、在城里读高中的小梅姐。

小梅姐十分漂亮，大眼睛，双眼皮，皮肤白得像是蒙了一层奶皮。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野玫瑰花的淡淡气息。村里人说她是天上的仙女或是渠河里龙王爷的女儿投的胎。

小梅姐蹲下来，把我的头摁在她的胸脯上，手在我背上拍着，说：“好了，扬扬，别哭了，你听姐姐说，啊。”说着，小梅姐用她那铃铛似的声音唱起来：

斑鸠叫，咕咕咕，
牛儿牛儿你莫哭！
妈妈赶场买耙耙，
买了好大一包袱！

我在小梅姐的胸脯上擦着脸上的眼泪和泥水，长长地抽搐了一下，还是委屈地说：“小梅姐，我妈妈走了！”

小梅姐把我搂得更紧了，说：“妈妈会回来的！妈妈要不去打工，你今后读书就没有钱。你要不读书，长大了就会没出息！没出息就没有姑娘嫁给你！好了，扬扬可是乖孩子，听话，男子汉别哭了，啊！”

我感受着小梅姐身上的温暖和芳香，听着她像春风似的话语，渐渐安静下来了。我想把双手放到小梅姐的肩上，这时，才发现手里还攥着成忠叔给我的那两个雪饼，不过已经被我捏碎了，那一块钱不见了。我就低头到处找着。小梅姐问我找什么，我说妈妈给我的一块钱不见了。小梅姐说：“不要紧，跟姐姐回家去，姐姐给你一块钱。”小梅姐牵起我的手，我就紧紧地依偎着小梅姐，像依偎着妈妈一样，跟她走了。刚才来围堵我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回去了。

中午，奶奶来接我过去吃饭，我不回去，我躲在小梅姐身后，仿佛怕她也抛下我一样。小梅姐见了，对奶奶说：“奶奶，就让扬扬和我待一天吧！”

大妈也说：“小孩子家的，他愿意和谁在一起，就让他和谁在一起吧，又不是外人，挺可怜的！”

奶奶就回去了。

晚上，我就和小梅姐睡在一起。小梅姐脱掉了外衣，我感受她身上的气味比白天闻到的还要强烈，不但香，还带有一种蜂蜜的甜味。我感觉到了一种和妈妈睡在一起的温暖和幸福。在小梅姐温暖甜蜜的气息中，我不再想妈妈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小梅姐要送我到奶奶家，我还是不愿走。小梅姐说：“扬扬可要听姐姐的话！姐姐今天要到学校报名，等



我星期天回来就来接你。要是不听话，姐姐就不要你来了！”听了这话，我才和她一起到了爷爷奶奶家。

4

“扬扬，带好芳芳，啊！你都六岁多了，要是在城里，都要上学了！所以你要听话，不要打妹妹，听见没有？”奶奶把堂妹放到地上，对我说。

奶奶翻着麦地里准备种玉米的空行。这空行是去年种小麦时就预先留下的，所以又叫预留行。四月的麦苗绿得发黑，风吹着像飘舞的绿头巾。阳光投在麦地上，一闪一闪，像和我们捉迷藏。

堂妹想跟着奶奶一起下地，我把她拉回来，说：“奶奶去翻地，你又不翻地，跟着去干什么？”堂妹都满两岁了，可走路还是随时都会跌倒的样子。

可我们实在没什么玩的。我看见地里边的沙凼里有已经干涸了的沙子，高兴了，急忙牵着堂妹过去。我爬进沙凼，把堂妹也抱了进来。我在沙凼里垒起沙山来。可堂妹不会垒，她只会抓起沙子往头上扔，风吹着沙子在我们身边飘扬，后来沙子飘到了她的眼睛里，她就大声哭了起来。奶奶听见了，就在地里生气地问道：“扬扬，你打妹妹做什么？”

我感到委屈极了，说：“我没打她，是她自己把沙子扔到眼睛里了！”

奶奶说：“那就哄她别哭了！”

我才不愿哄她呢！我觉得和堂妹一块儿玩一点意思也没有，她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妹妹。妹妹虽然才比她大一岁多，可妹妹和我一起玩时，我做什么，她就跟着我做什么，我说什么，她也说什么，有趣得多！我觉得没

趣，就爬出沙坑，一个人找地方玩去。我来到一个石壁穴里，里面的干泥沙里有许多细细的小坑。我知道这些小坑里藏着一种很小的虫子，叫“地拱牛”。我曾经在爷爷牛栏的土墙下掏过这种东西。我就用一根小棍去沙子里掏，把掏来的“地拱牛”装在一只用桐叶做成的圆锥形盒子里。“地拱牛”在盒子里胡乱地拱来拱去，可一点也没法拱出盒子。我拿着盒子朝屋子飞快地跑去，把它们倒在爷爷牛栏土墙下松软的泥沙里。“地拱牛”一挨到沙子，就急切地把身子往里面藏去，却又在沙的表面留下一个个小圆坑，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们躲在里面。

这时，我忽然听见老牛花花在栏里叫了一声，像是在呼唤我。我急忙站起来，朝花花走去。

花花的年龄比我爸爸小不了几岁。我听村里人讲过，说爷爷喜欢花花，不亚于喜欢他的三个儿子。说责任制那年，爷爷分到了一头母牛，这母牛虽然老了，可爷爷还是高兴得不得了。母牛好多年都没下崽了，但在爷爷的精心料理下，母牛竟怀了小牛。爷爷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日夜守在老牛旁边。

“我怀你爸爸时，他也没那样守过我嘛！”有一次奶奶这样对我说，话里似乎还有几分怨气。

老牛生小牛那天晚上，爷爷守了一个通宵，小牛刚一落地，爷爷就兴奋地一把抱起它，像是自己添了一个女儿，也不管小牛身上有多脏。

以后，每当牵老牛出去啃草或是喝水时，爷爷就把小牛抱在怀里，把下巴抵在它的头上。最初，小牛的母亲很不习惯，以为爷爷会加害于它的宝贝，要么冲爷爷很不友好地吼叫，要么用犄角去顶爷爷。可过了几次，做母亲的明白了这是主人喜欢它女儿的一种方式，于是就接受了爷爷的行为。后来，只要爷爷一抱小牛，母牛就回报爷爷一个感激的响鼻。村里人看见爷爷抱小牛，就说爷爷爱牛爱疯了。小牛浑身黄色，唯独鼻梁的正中间有一小块白毛，爷爷就给它取了花花这个名字。

“牛可怜呀！”有次，爷爷一边给花花梳毛，一边对站在一



旁的我说，“牛是天上的大力菩萨变的。”

我觉得挺新鲜，急忙问：“怎么是大力菩萨变的？大力菩萨又是谁？”

“这你小娃儿家就不懂了！”爷爷做出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这是过去的事了！过去呀，人们种地不是用牛拉犁，那时还没有牛，而是用人拉犁。用人拉犁很辛苦，打的粮食还不够吃。土地神就到天上给玉皇大帝反映民间疾苦，说地上的人连饭也没吃的。玉皇大帝一点也不知道地上老百姓的疾苦，听了土地老爷的汇报，就问：‘地上的人一天吃几顿饭？’土地神说：‘一天吃一顿饭。’玉皇大帝说：‘一天吃一顿饭太多了嘛，三天吃一顿饭吧！’于是玉皇大帝就下了旨，派大力菩萨到人间来传达他的旨意。大力菩萨到人间看到老百姓面黄肌瘦的样子，不忍心，就把玉皇大帝的旨意改了，叫人们一天吃三顿饭……”

爷爷把铁梳子上的牛毛小心地取下来，扔进面前的火盆里。火盆里立即传来一股焦味和牛虱子“噼噼啪啪”的爆炸声。我听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急忙问爷爷：“地上的人都吃饱了吗？”

爷爷说：“大家收得少而吃得多，拿什么吃呢？这样就闹起饥荒来了。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后，一生气，就对大力菩萨说：‘你既然同情地上的人，就到凡间替农民耕田犁地吧！’这样，大力菩萨就变成牛来到了人间。大力菩萨往凡间走，在路上摔了一跤，把上牙摔掉了，所以牛都没有上牙。”

“没上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不相信？我让你看看就知道了。”爷爷拍了拍花花的脑袋，把牛梳子递给我，双手捧着花花的嘴，把它抬起来，接着又用手把花花的嘴掰开，对我说：“看见了吧？”

我蹲下身，朝花花的嘴里看去，果然只看见了下牙。

爷爷把花花放开，又拍了拍它的头，像是说对不起一样。花花摇了一下头，又摆了几下耳朵，像回答爷爷说没关系。爷爷又对我说：“所以牛可怜呀，为人受了罪，还要给人耕田犁地！”

听了爷爷的话，我心里对花花充满了同情，我摸了它一下，急忙跑去抱了一抱青草来。

现在花花已经老了，尽管爷爷仍然精心照顾它，可它还是骨瘦如柴。它一直拉稀屎，有时肚子里还发出“咕咕”的响声。有一次，我看见爷爷抚摸着它稀疏的毛，叹息着说：“我的花花也老了！”语气充满着悲哀。

我走到花花面前，花花打了一个响鼻，把头伸出牛栏，没有多少水分的鼻子抵到我的衣服上。我最喜欢去掰花花的犄角了。我是四岁那年，发现掰花花犄角的乐趣的。那天爷爷牵它去喝水，我跟在爷爷后边。它喝足了水，高兴地甩着头，我就发现了它那对美丽的犄角。我过去抓住它，用力地把它的头往下按。爷爷急忙吼了起来：“快放开，看它顶你！”可它并没有顶我，很温顺地和我较着劲，不愿意把头偏下来。我一只手不行，就用两只手，使了吃奶的劲往下按它的头。它顺着我的身子稍稍低了一下头，接着打了一个响鼻，把头往上一抬，就把我的身子吊了起来。我急忙松开了手，它看着我，又是摇头，又是扇耳朵，似乎嘲笑我要想赢它还早着呢！我虽然输了，但我从此却乐上了和花花比力气。

我见花花把头伸出了栏外，就抓住了它的犄角，但这次我刚开始用力，它的头就顺着我的手低了下来，低得嘴唇都挨到了地。我觉得赢得太容易，松开手拍了它一下说：“花花努力！”说完后，我又抓住它的犄角往下一按，它的头又很无力地低了下来。我还想再来，花花把头伸到我怀里，用鼻子擦着我的衣服，那意思像是叫我别比了，它已经不行了。我也不知是自己长大了，还是花花老了。我去看花花，忽然看见花花眼里滚出了两颗很大的泪珠。我一下心软了，就拍了拍它的头，走了出来。

太阳还没有走到头顶，离爷爷奶奶收工还早，我又不知该怎么玩了。

